

文选序

南朝梁 萧绎

式观元始，眇覩玄风。冬穴、夏巢之时，茹毛饮血之世，世质民淳，斯文未作。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《易》曰“「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」文之时义远矣哉！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，大辂宁有椎轮之质；增冰为积水所成，积水曾微增冰之凜。何哉？盖踵其事而增华，变其本而加厉。物既有之，文亦宜然。随时变改，难可详悉。尝试论之曰：《诗序》云，《诗》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；二曰赋；三曰比；四曰兴；五曰雅；六曰颂。至於今之作者，异乎古昔。古诗之体，今则全取赋名。荀宋表之於前，贾马继之於末。自兹以降，源流实繁。述邑居，则有凭虚亡是之作；戒畋游，则有长杨羽猎之制。若其纪一事，咏一物，风云草木之兴，鱼虫禽兽之流，推而广之，不可胜载矣。又楚一人屈原，含忠履洁，君匪从流，臣进逆耳，深思远虑，遂放湘南。耿介之意既伤，壹郁之怀靡朔。临渊有怀沙之志，吟泽有憔悴之容。骚人之文，自兹而作。诗者，盖志之所之也。情动於中，而形於言。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，正始之道著；《桑闲》、《濮上》，亡国之音表。故《风》、《雅》之道，粲然可观。自炎汉中叶，厥涂渐异。退传有在邹之作，降将著河梁之篇。四言五言，区以别矣。又少则三字，多则九言，各体互兴，分镳并驱，《颂》者，所以游扬德业，哀赞成功。吉甫有穆若之谈，季子有至矣之叹。舒布为诗，既言如彼，总成为颂。又亦若此。次则箴兴於补阙，戒出於弼匡，论则机理精微，铭则序事清润，美终则谏发，图像则赞兴。又诏诰教令之流，表奏笺记之列，书誓、符檄之品，吊祭、悲哀之作，答客、指事之制，三言、八字之文，篇辞、引序，碑碣、志状，众制锋起，源流间出。譬陶、匏异器，并为入耳之娱；黼、黻不同，俱为悦目之玩。作者之致，盖云备矣。余监抚馀闲，居多暇日，历观文囿，泛览辞林，未尝不心游目想，移晷忘倦。自姬汉以来，眇焉悠邈；时更七代，数逾千祀。词人才子，则名溢於缥囊；飞文染翰，则卷盈乎緗帙。自非略其芜秽，集其清英，盖欲兼功太半，难矣。若夫姬公之籍，孔父之书，与日月俱悬，鬼神争奥，孝敬之准式，人伦之师友，岂可重以芟夷，加之翦截。老、庄之作，管、孟之流，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。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诸。若贤人之美辞，忠臣之抗直，谋夫之话，辨士之端，冰释泉涌，金相玉振。所谓坐狙丘，议稷下，仲连之却秦军，食其之下齐国，留侯之发八难，曲逆之吐六奇，盖乃事美一时，语流千载，概见坟籍，旁出子史，若斯之流，又亦繁博。虽传之简牍，而事异篇章。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。至於记事之史，系

年之书，所以褒贬是非，纪别同异，方之篇翰，亦已不同。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，序述之错比文华，事出於沈思，义归乎翰藻，故与夫篇什，杂而集之。远自周室，迄于圣代，都为三十卷，名曰《文选》云耳。凡次文之体，和以汇聚。诗、赋体既不一，又以类分；类分之中，各以时代相次。